



牧瀛野乘一集卷四

梁谿鄒

漪流綺甫暮

樊太常傳

公諱玉衡字欽之湖廣黃岡人也成萬曆癸未進士授廣信府推官政尚廉明負侃侃聲有中丞某冒破金錢議搗賴以南賊巢一時積帥阿中丞旨畧負販鑄銓數百人號為渠魁欲駢戮上首功檄饒撫吉信四司李監決公獨請覆按實僅斬二三通賊以徇而釋誣繫二百七十人名入為御史庚寅巡視西城時



光宗儲位未定。公首疏早建元良。越三年廷臣交請。忽傳三王並封之旨。人心惶惑。公復再疏。語較前切。引繩批根。且侵及皇貴妃。疏入不報。然並封議卒寢。而中貴戚哢成憾之矣。中蜚語謫判無爲州。尋移令全椒。公在椒旣懷前星之慮。又見公卿臺省屢疏俱不得旨。乃齋戒三日。手屬第三疏。略曰。事孰有如今之皇長子不冊不冠不婚。以遺天下之慮者乎。我皇上十齡踐祚。天縱聰明。古今成敗。何所不鑒于中房帷姑息。何所得闕其念。且天語叮嚀。一則曰父子至

親。一則曰兄弟有序。炳如日星。昭揭宇宙。然上自公卿下及田畯。而人心皇皇。若不勝其杞憂者。何也。蓋以所信者不在皇上之空言。而在皇上之實事。所疑者不在往昔之欽命。而在今日之遲回。今皇長子且十七矣。忍使天下萬世謂有子不立。有子十七而不使之成禮。滅常棄典。自我皇上始乎。今天下萬口一詞。皆曰我皇上雖無廢長立少之意。而牽于皇貴妃體貌難處之情。故優游隱忍而不決耳。不知天下者非皇上與皇妃之天下。乃祖宗沐雨櫛風所得之天

下也。冊立冠婚大典禮。非皇上與貴妃之典禮。乃祖宗貽謀燕翼所垂之典禮也。皇上獨有一貴妃。寧不解所以兩全之道。至今天地祖宗所付託之元子。不得以時及日正位號。三加六禮。下同編戶之氓。是何心哉。天下慮無不以此歸過皇貴妃者。而皇上又故依違以成皇貴妃之過。不知皇貴妃何以自託我皇。上又何以託皇貴妃於天下。繇皇長子而觀。則爲不慈。繇皇貴妃而觀。則爲不智。臣願皇上亟聽公卿臺省言。早冊立皇長子。而次第舉行冠婚大典禮。使天

下以皇長子歸功皇貴妃。相與并受其福。顧不美哉。若月復一月。歲復一歲。機不勝遲。人不勝憤。卽如蘇安恒之上書。安金藏之剖心。男子郇摸之持筐獻字。亦必有之。而况跪門伏闕。自先廟故事。與臣子職分者哉。疏上月餘。戚畹偏摘不慈不智二語。爲人臣訕上。大不敬論死。神祖猶豫未忍許。則泣愬不食。以激。上怒幾罹不測。賴南溪相密揭救免。得戍雷陽。在雷二十四年。讀書學道。負笈從遊。屢盈戶外。丙午皇長孫生。上皇太后徽號。詔赦公歸。庚申。光宗卽

位詔錄建言諸臣明年補戶部主事壬戌陳十事○中
欲設重鎮簡智勇修屯戰岌岌乎以奉天臨安爲前
車○上詔褒之○癸亥以太常少卿致仕○踰年卒得筭
七十有六所著有三諫草海語自記思齋記了翁說
前後自訟河漕臆說諸書

論曰公之忠貞顯也○以建儲其被謫被譴萬里投荒
瀕死而不悔者亦以建儲至後來慈寧召對止孝止
慈聆天語之溫和慶鵷班之藹吉○光熹二廟源
遠流長公已早定于四十年前矣○然當年言冊立者

不止公而公開其始以言冊立獲罪者不止公而公
殿其終公蓋以小臣遠臣而爲其最難最苦者耳百
鍊愈剛九死靡悔其公之謂哉

王考功傳

公諱象春字季木號文水山東新城人也高祖伍樂
善好施樹槐於門至今稱大槐王氏祖父諸兄世爲
顯官母李淑人夢神授碁一握而生公少穎異談言
射注長老皆異之長益肆力於學中萬曆庚戌進士
第二人每嘆詫奈何復有人壓我壬子分考順天坊
中得張公世偉張公爲諸生時已名滿天下所選慶
曆小題天下士以其進退爲榮辱忌者嘖嘖遂發難
於公然張公貧甚不能有所傳致坐降級歸居五年

補上林苑典簿。又五年陞南大理寺評事。遷寺正。久之陞南京工部營繕司員外郎。歷兵部車駕職方二司。轉吏部考功郎中。公素事父執。鄒忠介甚謹。爲序其集語多傷時。癸亥南察。公慷慨與其謀。大與南總憲忤。至甲子秋。楊忠烈公具疏劾逆璫。奏草至南都。公門人何允泓。鋟板以傳。公又爲批。爲評。爲贊。爲跋。是時方屏殛衆正。因以中旨削奪。崇禎初年璫敗。東省廢籍。凡二十五人起者。二十四人獨遺。公以公所忤南總憲。時爲太宰故也。公雖禁錮不起。無時不以

忠君憂國爲念。若遼民內窳。若皮島挾餉。以至京師戒嚴。登撫再設。咸有鑿然規畫。可見施行。蓋其經綸蘊抱。足當大用。雖居小官。咸有謨可重。如上林奉使。不取羨羨。歸秦轄。廷評判獄。入一豪。出一豪。咸允於理。不泥成案。繕司司街道城垣。釐然一新。督鑄精嚴。武部核軍政。精能於其職。絕弊竇。杜請托。選才伎。公用舍京營。爲之肅清。其居鄉亦好行其德。乙卯丙辰。東土大稜。公率族屬設法以食。餓者至辛壬間。叛賊暴起。公先期占天象。謂虛危之分。應有急兵。屢爲當

事者講綢繆之策。比賊臨城。公已病痿。見郡丞象復及侄季廉與夔捍禦殺賊。城陷俱死。未幾公亦病卒。公故博學多通。凡天文地理風鳥壬遁之術無所不曉。當光宗晏駕。選擇陵寢。莫知適從。公爲相慶陵地。吉衆議乃定。或欲酬公以璽卿者。公毅然曰。吾昔爲親死。乃究心於此。今不敢移以事君士大夫。其肯以術媒進乎。其凜然守正侃侃不撓如此。論曰。錢牧齋先生稱王公奇偉有大志。時發憤悶於歌詩。似蘇子美遇事無難易。勇於敢爲。似尹師魯指

切當世賢愚美惡。無所諱忌。似石守道。可謂知公者矣。顧公初蒞仕。卽以張昇度先生去其官。而終其身。其先生爲生。或交卽此。可以知公之爲人。與尋常相。云。臨臨矣。顧生不逢時。不得展其志。而三十年來得。云。臨臨矣。顧生不逢時。不得展其志。而三十年來得。

陳文莊傳

公名仁錫字明卿南直長洲人父允堅以進士爲縣令有能聲卒于官公少有至性哀毀幾不欲生以祖父母在堂勉進漿粥侍祖父母疾衣不解帶經旬始一飯祖父母歿親營葬具手足重繭然亦未嘗釋卷時公已舉于鄉數上春官蕭然寒士也辛酉游西湖方與諸士啜茗較藝顧西北黑雲起愀然嘆曰吾萬曆所養士今三酉矣四海遐密寸籌莫施何觴詠爲及聞光宗皇帝遐升輒治裝北上泣別母前日兒爲

朝廷造士○幾三十年○雖未沾圭撮○得優游色養○詎不薄○今朝廷重有大故○邊疆多事○諸孝廉裹足○朝紳違家○南埽兒當自溯風耳○比至京師○卽攜孝廉衣冠○走定慶二陵○哭甚哀○聲達于寢○或問曰○先生是舉得毋過禮乎○公曰○吾世受恩○愧不能及○兩朝豎報情○至義起○何例之有○是歲壬戌○及第授編修○偕庶常扃戶讀書○禮樂兵農○無不博涉○屢乞終養○不得居○亡何丁內艱○端時魏璫用事○諸走徑廢貨○漸多趨其門者○文文肅周忠介○諸賢謫逮相繼○而天下方以賈彪霍諧之

事望○公公外示悶默○中實介然○不可干撓○旣服闋○補講官○每進講○多所規正○璫甚銜之○以公負重望○不敢自絕○會璫父子給鉄券○欲得誥詞○再遣人趣公公○不可○璫怒○口屬草則鉉○鼎不屬草則齒劔○奚擇乎○公笑謝之○數日遂有孫文豸之獄○文豸以誦步天歌見捕○坐妖言亂朝政○單詞連公及文文肅○削籍埽○卽日就道○璫發十數騎偵公○無所得○至濟上有吏受璫旨○掠公僮僕○悉跳去○公坐舟中○忽風起○簸檣櫓○幾碎○諸卒亦魚潰○公夷然不動也○毅宗登極○起原官○稍遷中

允典武闈出宣詔三韓齋油素記阨塞甚備爲小冊
可○出○聚○米○也○諸○鞭○鞞○衣○裘○一○峻○謝○之○庚○午○陞○國○子○監
司業所教士修詞立誠道甚備是秋克經筵講官凡
所敷陳皆本心得切時務不事訓詁辛未分典禮闈
秋冊封周藩歸遂乞身甲戌三月起南祭酒亡何疾
卒甲申贈禮部左侍郎予謚文莊所著有皇明世法
錄四書語錄衍義補易簡錄經濟八編潛確彙編千
餘卷行世子濟生官太僕丞懷奇負瑋殫精著述能
世其家學云

論曰吳郡著述之富推弇州司寇瑯嬛二酉之藏若
然文苑中南面王公後百年而萬卷百城與之彷彿
何其盛也然司寇所著論雖應補國乘其間風雲月
露應爾筆札酒食遊戲居其大半視公經經史史揚
挖討論微而月窟天根大而祖功宗德小而兵刑
禮樂稗官野史無不鑿鑿如五穀濟飢藥石伐病者
何如哉雖謂後來居上可矣

鄒侍郎傳

公名維瓚號匪石新昌人萬曆丁未進士授延平府
 推官入為兵部職方司主事趙高邑為冢宰改調吏
 部有刑部主事譚謙益疏薦異才宋明時公上言自
 古及今未有使鬼役神能破敵成功者時服其正魏
 璫忠賢不法楊忠烈漣擊之不勝公疏言皇上之於
 忠賢豈真是非舛誤不過愛其小信小忠不忍割棄
 耳夫至罪狀既盈即欲不割棄不可得矣王甫侯李
 輔國程元振仇士良我朝曹吉祥劉瑾無一不誅且

人主即不肯割棄天下○必有代為割棄者○漢之張讓
趙忠靈帝至以父母稱之○唐之田令孜僖宗以阿父
呼之○我朝王振英廟亦常寵之羣臣之上○朕而讓
忠攷振何有一人老死牖下以富貴終末又言黃扉
元老九列卿貳持危扶顛安可自處于商輅劉健謝
遷韓文之後大臣當以李固杜喬為法疏入忠賢怒
矯旨削籍遣戍夜郎公坦朕自適賦詩有云丈夫窮
達由天定雲泥虎鼠人為政若將慧眼看空華三公
不加窮何病崇禎初起南通叅歷太僕卿陞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既履閩疆嘔心竭力廢寢忘
餐以救時艱政戒賄成將懲賄用弱肉不使強食巧
宦不加拙吏凡察吏安民禦夷弭盜實政不可枚舉
而銅鼓嶂石屈寨等之役血戰八晝夜俘斬數千級
時稱大捷當國者忌其才噪而逐之乙亥再起兵部
侍郎隨予告歸尋卒於家公為人正直廉介氣節軒
昂歷官內外清絕一塵力以主持世道修明理學為
事為司李掛冠以救竇子偁之賢而不肯從巡撫以
羅織敢出檄以阻袁一驥之詞而不肯附監司而獻

媚○寧○失○考○選○而○勿○受○有○力○之○招○呼○寧○忤○權○貴○而○不○爲○
妖○人○之○朋○比○一○官○度○外○進○退○介○然○居○恒○嘗○述○蘇○軾○之○
言○曰○假○使○今○日○貶○損○何○如○少○年○合○王○安○石○以○求○進○哉○
居○不○求○蔽○風○雨○食○不○求○供○朝○夕○致○我○職○業○隨○地○表○見○
在○兵○曹○不○受○武○弁○一○錢○在○吏○部○不○受○外○吏○一○刺○與○人○
交○磊○落○如○干○丈○松○不○可○企○及○而○披○肝○吐○腹○胸○無○纖○滓○
卒○之○日○囊○篋○蕭○然○惟○餘○圖○書○數○卷○周○身○之○具○幾○不○克○
備○輿○論○惜○之○贈○兵○部○尚○書○
論○曰○公○以○一○曹○郎○慷慨○擊○奸○流○離○放○逐○於○九○死○一○生○

其○秉○鉞○視○師○以○征○勦○而○爲○循○摠○擒○渠○殲○醜○功○在○闔○海○
亦○云○偉○矣○聞○公○易○簣○之○際○尚○諄○諄○以○滅○賊○爲○言○然○則○
公○之○心○固○無○一○日○不○在○闕○廷○也○氣○塞○兩○間○節○翔○千○仞○
誰○謂○公○非○蓋○世○畸○人○也○哉○

徐侍郎傳

公諱如珂字季鳴號念陽南直吳縣人也中萬曆乙未進士除刑部以同舍郎建言國本牽連鑄秩補雲南布政司照磨陞衡州府推官較河南省試得士爲多陞南禮部祠祭主事署郎中陞廣東叅議攝海道粵夷窺香山築城百餘丈公隨毀之夷不敢動壬戌大計以卓異陞副使備兵川東道經楚卽聞奢囚之變奢領樊龍張彤等據重慶公蓋置彌月幼子于荆而卑騎疾驅往也乞糗糧于黔楚合勁卒于瞿峽進

薄城下斬首數千級。復躬率選騎奪佛圖關。殲賊衆二萬于江干。寵彤皆殛死。川難既平。召拜太僕寺少卿。旋晉左通政。轉光祿寺卿。擢南京工部侍郎。會逆奄鉤黨吳氓。以逮周忠介。擊殺旗尉。闖黨謀及巢。邪幾沼吳。公入見。同鄉顧秉謙言。粉榆可無念耶。禍且不測。明公不復能歸矣。危言痛切。經營委婉。吳氓得以無知。勿罪。僅罪及顏佩章等五人。公在吳所爲興利除害者甚衆。公有軼事。公少最貧。力學。家跨塘。距城二十里。每赴文社。則懷餅餌。自給。迄晚。院稿又徒

步竟去。不累主文家。蔬酒以爲常。公後被鐫。削奪卒于家。烈皇帝登極。叙平蜀功。贈公一級。賜祭葬。都人士又請于當道。特像爲祠。以祀之。顏曰。忠仁與滕忠節祠相望焉。

論曰。君子處小人之道。莫備于易之夬。有以君子顯斥小人而不避其害者。彖之揚庭是也。有以君子陽附小人而徐圖其後者。爻之若濡是也。從前之道爲直。爲顯。從後之道。曲而隱矣。丙寅之役。微公周旋政府。吳幾人存哉。以是論公之功。功在百世。非耶。

夏太常傳

公諱嘉遇字正甫南直華亭人也中萬曆庚戌進士授保定府推官以廉潔稱丁巳行取注禮部主事時王部主事鄒之麟主壇坫盟號召九同心公與焉戊午之麟旋以忤元趙敗然邪黨甚重公諷之一往謝即擢省公堅臥弗應遂御公不許與考選公屢疏攻方從哲及元詩教趙興邦等詩教復許公爲不得考選怨恨而發公再疏略言詩教死心擁護奸相以致顛倒錯亂事事悞國又悞一旦狼狽禍害隨之密謀

善後之計。凡枚卜考選諸大事。極力阻撓。蓋調燮分。則奸謀益露。臺省衆則公論愈明。故從哲詩教一味。壅塞上聰。絕不爲國家幹一事。絕不爲國家用一人。以致綱紀不立。兵餉兩虛。邊事大壞。迨倣報狎至。又不能宣力分憂。庇護債事之罪。撫輕宣督戰之謬計。兵垣不駁。內外交通。皆詩教陰陽閃爍于其間。從無一語規正。臣實痛之。又言詩教謂臣震撼正人。今日正豈無人。然詩教決非正人也。未有正人而但識私恩。罔顧公誼。不以格君樹人之道。規其師而以媚主蔽賢之術。導其師以致天怒人怨。喪師蹙國。正人之得名。若是其捷。正人之收功。若是其舛。則亦無貴正太矣。章凡六上。盡挾其隱。元趙自此不振。因力請改南部。未幾由儀曹改南銓。會光熹嗣代。朝局一更高。邑趙公南星進冢宰。服公獨攻元趙。有社稷功。遂排羣議。調公北選部員外。署選事。高邑倚重。相得甚歡。會內外魏合。襁逐正人。借會推晉。撫謝應祥事。嗾御史陳允疇論。應祥耄。語侵及公。公屢疏抗辨。遂同都讓魏公。大中首爲璫逐。借其友南發謀買田隱湖。

中緣索耻未果乙丑五月與楊魏六君子同被逮入
詔獄許顯純誣以行賄擬公城旦旋鬱鬱發病卒公
居官廉家貧甚晚賃一園爲居四壁蕭然卒之夕篋
無殮衣榻止殘編崇禎元年贈公太嘗寺卿
論曰先生真清通簡要才也高陽相國嘗稱其儻朗
有風格時趙高邑執衡高梁溪秉憲將大合豪手澄
汰流品顧未及試旋遭璫禍而死高陽嘗有詩哭之
曰未刷鳳凰羽翻成鷹隼猜蓋痛哉乎其言之已

公侍郎傳

公諱籛字孝與山東蒙陰人也中萬曆癸丑進士選
庶吉士除編修曆官至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公
家世詞館與臨朐馮文敏同學在公車時已有宿名
齊魯間博學多聞爲時推尚神廟中年儲位未定內
寵偶嫡羣小因以植援媚與關通鈞黨天啓之初流
蔓未已議論紛呶公以官端入朝曉暢舊事抗疏別
白指陳其所以然言臣聞觀光揚烈者續緒之大猷
徵顯闡幽者表德之精意故有一代繼體之主必有

一代信史之傳。我光宗皇帝。旭日方升。容光驟隱。寔載籍所希睹者。前覽臺臣疏語。有以萬年有道聖人。僅爲一月太平天子。不覺豎髮刺心。仰屋悼嘆。又歷閱南北臣僚所論先帝升遐一節。跡涉怪異。語有包藏。恐因委巷之訛傳。流爲湘山之稗說。掩先帝考終之美。貽陛下其戴之譽。臣請舉聖跡始末。而詳言之。昔先帝以神宗皇帝元子。倫序已定。神祖無光武立貴之心。皇考無東海不安之意。而先後大小諸臣。乏張良李泌之淵深。狙桐葉瓜臺之影響。揣摩窺伺。將

順失圖。欲速者希定策之功。遷延者爲容悅之計。遂使皇衷激怒。盛典遲回。于是徵還冊立之後。有三王並封之事。憂危竝議之後。有國本攸關之事。以及龐劉之邪謀。張差之挺擊。而逆亂極矣。向非天地照臨。鬼神擁衛。禍忍言哉。臣至愚不肖。于萬曆四十四年。備員東宮講官。日見狂謀愈熾。哆口張頤。以歸向東宮者。謂之小人。不向東宮者。謂之君子。設東林淮撫爲陷。穿而盡除。朝士之清流。增朝邑武進爲科條。而陰剪元良之羽翼。批根引蔓。干紀亂常。臣內懷隱憂。

語有外泄以致奸徒側目。幾及中傷。臣遂引身不出。詎意皇穹降割。神祖上賓。光考旬日之內。起臣爲國子監祭酒。治裝未成。而放勳。俎落之音已至。攀髯莫逮。沉慟幾絕。不得已匍匐登途。此廷謝面恩。追憶龍樓。甫下鶴禁。弘開日表。升筵玉音。爲律牙籤。迭進漏畧。頻移展素。霜飛揮毫。風動參前。則見在上如臨。觸景生悲。無聲有泪。臣旣悔。憑几之不追。又痛墮弓之無據。推究根本。探索隱微。故敘從來閱歷之情。及目前暖昧之故。蓋臣子愛君之心。存其真。不存其僞。懼其信不傳。其疑伏。讀禮部奉旨修舉兩朝實錄。切問國朝寔錄。純用司馬光通鑑之法。以編爲體。故後聖紀元之始。卽前聖曆數之終。如唐玄宗天寶十四載冬。杪肅宗卽位于靈武。此不過亂萌遷就之變例。而通鑑于是年正月。卽書肅宗年號。後世但知玄宗在位四十四年。已神宗在位。本有四十八年。若以泰昌元年爲一紀。卽神宗之紀。盡于四十七年矣。咸萬曆享國久長之實。美就泰昌旣沒。追上之虛。稱則臣子愛日之誠。有未安。皇祖失歲之恫。有難挽矣。臣初入

京時見工部員外郎宋良翰一疏意謂唐之順憲授
受太速。欲得史臣如韓愈者。作為先帝實錄。比于順
宗。以闡揚而光大之。職釋其語意。犁然當心。夫順宗
為傳賢之令主。韓愈為良史之長才。臣固陋萬不及
愈。然生長史家。稍聞典故。倘取光宗事跡。別為一錄。
于一月之中。明綸善政。何等功烈。何等德澤。如部臣
所奏。考不謬而俛不惑者。固皆大書特書。彰彰備載。
矣。然猶有聞見異詞。如潛躍堙鬱之苦心。宮闈委曲
之妙用。鉅而諒陰訪落。長駕遠馭。有未竟之雄墓。微
而大漸彌留。瞽聵愚識。有未明之罪案。皆可以直筆
指陳。定為有徵足信之文。至于追號之有無。移宮之
是非。又在以後記言記事之臣。據理據情。明書記注。
以定綱常名分之大義。而非臣之所敢與也。疏入。羣
小怒甚。盡力擊排。遂引疾以去。不得大用。然至今三
十餘年。國論咸取衷焉。所著有文集三十卷。行世。
論曰。予聞侍郎豁達有大度。同郡馮宗伯琦以友為
師。雅服其博雅。侍郎亦以經濟自負。顧予讀其請修
實錄一疏。正大光明。足備一朝信史。惜乎見阻于羣

小不行也。高陽相國嘗哭侍郎有曰：綸池傳世風學，海見人龍知言哉。

傅給事傳

公名朝佑，字右君，江西臨川人也。萬曆壬子舉鄉試，第一。成天啟壬戌進士，授中書。有清望，庚午考選爲兵科給事中，累陞至刑科。丁丑以諫言革職，下獄。賜杖，卒。公銖面冰心，數上書言事，嘗疏陳治要十二事，求直言，賜賑恤。用枚卜止內遣，寬刑罰，停緹騎，罷內操，戢武弁，廣起廢，早賜環。給事中章正宸以劾王應熊下獄，蒞鰲獻以言，時弊降斥，公皆極言申救，謂皇上之逮二臣，不啻風雷之振秋籜，視之若輕，而舉朝

見逮二臣不啻霜雪之損嘉禾○關係特重○又劾太監
王坤大略言我皇上慮周邊境用王坤監視宜大未
嘗令其搽彈劾之權○司中朝之議也○乃一叅再叅且
及閣臣○試思閣臣之上○更有何人○日進不已○長此安
窮○是幾于輕朝廷矣○縱令閣臣有過○上有典章○下有
清議○今朝廷耳目之司○不乏人○乃令中官漫言天下
事○書之史冊○其何以示子孫而傳後世哉○臣于是乎
不能不爲首輔咎焉○當遣內臣之如何不近援祖制○
遠援漢唐宋之覆轍○以力諫○卽不然○相率以去就爭

之皇上神聖聰明○當必轉圜而聽○奈何泄泄脊脊
坐視至此極也○臣于是乎○又不能不爲諸輔咎焉○當
令票擬王坤之疏○曷不直言奏上○正義責坤爲皇上
遵祖制爲朝廷持大權○爲天下昭公論○而奈何唯唯
以聽也○夫今不爭○後將何及矣○此臣不特爲閣臣一
時惜○而深爲國體惜○深爲天下治亂之大關惜也○疏
出人皆誦之○

論曰賈太傅當漢文盛世○而爲痛哭太息○至今讀其
策○未有不沾沾嚮慕者○豈徒以其文哉○蓋其忠義之

入人者深也。傳給事敢言強諫。屢批逆鱗。而卒以刑死。悲夫。然名與賈生並傳矣。

吳給事傳

公諱國華。號愛日。福建寧德人也。中萬曆丙辰進士。授行人。性至孝。廉潔自持。皇華所至。不煩驛騷。謝絕饋遺。凡星槎月駕之夕。披閱史傳。見古人折檻廷諍。事輒擊節稱快。乙丑。考選兵科給事中。傷心時事。力以澄清為任。甫兩月。疏論工部員外曹欽程大畧言。欽程少年狎比。俳優浪遊荆楚。拜周十二為義父。已不齒于士林。及令吳江。視富民為奇貨。以庫藏為外府。人命嚇賄。動至千餘。詞訟索貲。輒踰數百。啓饑民。

之搶掠。巨室一空。激運軍之鼓噪。冠服盡毀。後聞竟盜庫金數千以去。致撫臣彈劾。監屬追取。以爲可永錮矣。詎意兔脫極巧。蠅營轉工。結汪文言爲義兄。仍求其女爲養女。力求速化。旋進工曹。迨至局敗禍臨。復出聖治一新之疏。冀附正人君子。其誰欺乎。且凌轢同鄉。阻畢可芳臺諫之路。傲睨同列。奪李謙亨陵工之差。百計盜公家之金錢。陵工未竟而謀管木廠物料工價。一切抽取。罔念破冑之罰。非卽平望工食。加二扣散之故習乎。千金娶劉弁之嬌女。正室不宥。而寄居冒長班。皂隸俱爲入閫。罔顧帷簿之玷。非卽淮陽買妾。久泊閭門之故習乎。以司牧則如狼如虎。以立朝則如鬼如蜮。以曹郎侵臺省之權。旣罪在躍冶。以冠裳工狙獍之行。又罪在陰賊伏乞。皇上嚴賜處分。疏入。欽程恚甚。乞憐逆璫魏忠賢矯旨削職。歸未幾而卒。公端方剛介。特立自持。嫉惡如仇。殆古之遺直也。

論曰。自秦初有給事。言官由來舊矣。古者工執藝事。以諫有常員哉。乃後世唯喏充廷。黃門祇以養望。白

簡徒事空懸比比然也。如吳先生之嫉惡如仇。亟
鷹鷂之逐。洵不媿朝陽鳳與殿上虎矣。

倪光祿傳

公名元珙號三蘭浙江上虞人也。中。天啟壬戌進士。
授祁門知縣。祁地瘠民窮號難治。大司農逋欠守催。
他邑爭金錢行賄公。婉辭謝絕。減花羨捕盜賊。峻城
堙脩學校。發奸摘伏。民誦神君。調煩歛縣。一以治祁
者。治歛又大治。當是時。瑞勢方張。黃山一案株連遍
地。富家惴惴莫保。縱騎入境。舉國若狂。公周旋調劑。
民賴以安。考選爲廣西道御史。入臺抗疏首白前事。
請以徵過四萬四千與五萬五千。給其半以還派戶。

賸其餘以歸吳養春而吳榮宜嚴治以正主僕之分
公又特疏改折為歛請命巡按江西有勦寇功再督
蘇松學政起衰救弊得士為盛時張太史溥張儀部
采倡立復社四方名士絡繹奔會而蘇州推官某以
漕兌事與張訐口遂迎執政意舉以入告幾構黨禍
事下提學御史勘議公力護持辨言諸生引徒旅講
習實非黨亡可罪者且文章為士精心卽國元氣厲
治士不便執政恨公庇士嚴旨切責錫秩補光祿寺
錄事陞行人司副力爭票擬語侵執政奉差江西益

藩尋陞光祿寺寺丞以病卒于家公性秉剛友志存
康濟言表行坊卓絕人倫孝以事父筆耕祿養承歡
順志而事後母使後母忘其為前子慈藹備至友于
昆季茹茗分甘恣推產業與兄文正公元璐以文章
道德切磋砥礪三黨藉以舉火不啻數十百家計深
桑梓凡除害興利有益地方者咸挺然身任生平無
不可告天地鬼神之事合親踈遠邇皆樂歸依學一
本諸姚江為諸生便以天下為己任蔬食菜羹澹泊
自守官柱下僅典頹屋以蔽風雨接引後進孜孜不

倦浙直兩地。祀入名宦鄉賢祠。子會吉。會穀。會馨。咸有文名。

論曰。予幼困童子試。至先生督學江南。始青其衿。隨得觀場。旅試之日。殷殷屬望。是先生於予有國士之知也。跡先生去官。以復社。則先生之大有功于三吳人士。可知嗟乎先生。死矣。子何以報先生哉。

陳太常傳

公諱幼學。字志行。號筠堂。南直無錫人也。家素貧。篤志力學。於書靡不窺。尤好紫陽綱目。萬曆癸酉。舉於鄉。有麥穗四岐之瑞。時相國張江陵以數百金邀致。左塾。拒弗應。已丑。成進士。授確山知縣。確雖彈丸。治之如巖劇地。多荒乏。水利給種開墾。至八百餘頃。通河溝一百八十九道。民貧糧欠。節省里中雜支銀六百餘兩。申抵正額。給貧民粟千餘石。給貧婦紡車人十餘輛。添蓋倉廩。積粟一萬二千餘石。會大旱。禱雨。

禁屠適潞府中官至欲食肉不能得令校尉繫禮房
吏索扛夫譁於廷公責其四人下之獄官校懾服有
宦弟助妾殺妻縱僕不法公一一治之不少貸巡按
御史特疏荐聞旋調繁中牟貸庫吏某十七金以行
始赴任其治中牟葺土城刈荒草疏河渠賑穀粟愛
民視治確有加以不通長安書問量移刑部主事平
反至三百人大獄無枉出爲湖州知府至卽大書於
堂日受一文枉法錢幽有鬼神明有禁行半點虧心
事遠在兒孫近在身其志節皎然如此所司以織染

羨金鹽引例金告皆謝不取有豪奴凌采姦潘百出
欺亦幼主揮金請囑公杖殺之尸於市土猾施敏與
賣婆慎氏號稱雌雄老虎爲一郡大慙公悉擒斃杖
下斷獄敏捷人稱包孝肅後身而自奉儉約不取市
肆一物均役均田念民力不堪議立分年帶征之法
雖上司催檄如雨屹不爲動凶年發粟賑飢民藉以
甦有搶掠者殺無赦盜賊屏息停徵京庫稅絹改折
漕糧白糧刻有救荒全書其他清錢糧包攬革修倉
科派杜起解株連禁酒樓妓館毀烏鎮淫店二十餘

聞吏書皂役越五年以上及犯法者汰不用湖屬蕭
清遷九江副使予告歸最後以光祿寺卿名轉太常
卿不赴天啟甲子卒於家得年八十四公生年正直
自矢蓋桂之性松筠之操峭立不阿嚴取與慎聲氣
坐無游閒之客家無佻健之童邑有公事與利除弊
侃侃直言民有受枉者爲白之當事不令之知郡邑
吏奉以爲典型不敢爲非常官刑部時有攻紫陽者
著四書刪正惑世誣民公抗疏斥其非特自著正刪
正以闢其謬人始知紫陽之不可叛晚適林泉同毘

陵錢公一本談易東林有針芥之合與高總憲攀龍
劉光祿元珍葉侍郎茂才稱鄉賢士大夫一時推爲
祥麟威鳳子正卿中萬曆乙卯舉人有碩德孫種社
中順治戊戌進士仕雲南府理刑甫半載著循卓聲
而嚴氣正性英姿亮節有祖風

論曰太常先生之舉於鄉也與先曾祖中翰公同籍
癸酉當年氣誼逾於胞乳讀先生年譜載其道義往
來之雅及生死別離之際蓋不禁泫然泣下也先生
居鄉忠厚而久爲郡邑典型居官清肅而又爲士民

愛戴磊落大節執德不回言論風采傾動天下殆浩然天地者耶臯陶言九德而先生且有其七寬而栗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雖古名臣何以加焉

馬副都傳

公名鳴世號岫旭功人萬曆丙辰進士除洪洞知縣清廉慈惠士民肖像而尸祝之以治行高等徵拜爲御史甲子巡按山東所至風稜峻整憲紀肅清鋤強擊貪不少假借再視京營以忤璫削職歸戊辰起原官時逆璫雖殛而其衣鉢猶布列中外冢宰實尸牛耳盟違衆用人公憤然曰朝廷設御史以糾彈爲職業若舍當道豺狼不問安用是豸繡爲乃上疏言親賢遠奸者明王持世大權去邪崇正者忠臣事君

極軌冢臣王永光以逆璫餘孽作神奸領袖違旨拂
衆薦用高捷史莖兩邪臣夫莖捷爲霍維華等遺黨
一脈相傳皇上豈不知之彼逆案諸臣已死之灰也
雖有神通祇敢藏頭露尾暗裡潛提線索而護持逆
案諸臣是未翦之翼也倘得逞志必且明目張膽就
中顯肆稅鋒若嚴逆黨之身而寬逆黨之類是猶莠
荆棘者去其枝而留其根鋤稂莠者披其葉而培其
茲竊恐鷹眼猶存鴟音復振其爲芝蘭嘉禾之害非
淺鮮也語多侃直人共憚之尋陞順天府丞遷總政

太僕寺卿壬申陞提督操江右副都御史乙亥陞右
都御史歸里居久之卒公平生剛介寡合遇事敢言
勢軋利浼寧死弗移當巡方山左時奄穢方張撫按
大吏咸借題獻諛參天醜聖公惟察吏安民是急職
掌外無一字通問或奄私人有所囑必持法不爲徇
翫其孤標直節類如此
論曰馬公才猷器識雖未大竟其用然卽一疏侃侃
杜羣邪窺伺之端護衆正清明之綫所稱有德之言
者非耶夫當權奄柄國士惟不得其門而入而公獨

龍○蛻○鵠○舉○翺○翔○寥○廓○則○其○于○出○處○之○際○固○有○較○然○不○
欺○其○素○者○嗚○呼○豈○不○難○哉○

毛御史傳

公○名○羽○捷○號○芝○田○公○安○人○天○啟○壬○戌○進○士○授○四○川○萬○
縣○知○縣○調○巴○縣○入○爲○雲○南○道○御○史○時○蘭○酋○倡○亂○公○疏○
言○黔○蜀○事○謂○從○黔○攻○十○不○得○二○從○蜀○攻○一○可○當○三○又○
謂○遵○永○見○有○防○兵○萬○五○千○人○略○加○行○糧○便○可○足○用○後○
皆○一○一○不○爽○又○劾○楊○維○垣○阮○大○鍼○爲○邪○黨○坐○降○級○歸○
崇○禎○初○起○原○官○首○陳○救○時○急○著○謂○驛○遞○一○事○最○爲○民○
害○首○宜○釐○革○今○兵○部○勘○合○有○發○出○無○繳○入○士○紳○遞○相○
假○借○奸○棍○轉○爲○賣○買○一○紙○洗○補○數○次○一○人○往○返○數○月○

而一省之中。兩院有火牌。司道府有票。鄉官有留貼。差役之威如虎。小民之命如絲。敲骨吸髓。見門。慘乞皇上嚴諭。衝途州縣。有能拿獲假勘合假牌票。俱得擢爲科道官。仍嚴究其由來。官削職。提問吏。按律正法。庶幾民困得甦。上深旨其言。命嚴飭行禮部尚書溫體仁。以枚卜不與。疏叅侍郎錢謙益。結黨欺君。公再疏叅駁。言黨之一字。斷不可開。海內人士。不過邪正。人主操柄。惟有用舍。彼諸奸。旣不可用。勢不得不用。諸奸所擯之人。若使今日之連袂登進者。爲相

黨而來。則將昔年之鱗次削奪者。爲相黨而去乎。且陛下亦觀今日之天下。視天啟以前之天下。何如者。擊邪媚則生。祠不敢塗膏血。稱頌不敢連累。牘矣。防微漸則內。鎮不敢典兵柄。而中貴不敢筦漕務矣。清冒濫則文思院無爛羊頭。錦衣衛無續狗尾。而加銜無車載斗量之卿貳矣。清兵餉東江。歲減入十萬矣。恤民窮則墨吏不敢吮膏。而鴻雁漸集。郵傳不敢馳騁。而羶羊稍蘇矣。凡若此者。以語太平。雖不足以語剔弊。則有餘。倘或因一夫之高張。輒疑滿朝之皆黨。

將必株連蔓引一網打盡彼諸臣原皆一介草茅縱
使得返初服亦可長林豐草鈞烟霞而友麋鹿清風
明月卒耕牧而混漁樵亦復何求但陛下從天翻地
覆中撥得一片清明世界而一旦隳棄爲可惜耳疏
入上切責其沽名瀆奏而有忠邪未常不曉之旨未
幾上御文華殿獨召禮部侍郎周延儒日西而入星
移始出說秘莫傳舉朝驚駭公與同官李長春田時
震等上疏言其非體謂國家設閣臣以備顧問設九
卿以課職掌設臺省諸言官以司糾彈封駁大小相

維壅蔽不生祖宗立法良有深意皇上每事法祖今
日欲訪軍國大務耶一二執政誰敢不竭股肱欲探
機密隱情耶二三言路誰敢不披肝膽乃舍葑菲之
遺獨結魚水之契皇上將無謂舉朝皆不足信惟延
儒一人可信乎延儒果有嘉謨說論亦宜昭示中外
宣付史館俾天下萬世曉然知聖眷之專有所屬而
大小臣工劃然于進退之不可苟如此昔漢武帝非
冠帶不敢見汲黯宋臣蘇軾恥由他途進今皇上之
於延儒召見不以朝參而於晏暇非宣室之鬼神何

為前席豈通明之侍立胡為夜半不幾以南衙之出入而同北門之學士乎延儒賢者必將私跡自遠不肯冒昧以赴功名如其不然又安取此人而用之望皇上毋創非常之原以駭羣臣之聽又疏叅舊冢宰王紹徽創造妖書名點將錄教孫升木盡逐清流請重加削奪以為傾害忠良之戒尋坐督師袁崇煥黨為兵部主事陸澄源所糾革職歸卒弘光南渡詔復原官而御史張孫振尼之不果行公意氣矯厲可否劃然忠直剛果時稱正人領袖云

論曰公真御史哉御史無職以糾彈不法將相大臣為其職薦牘固疑市恩條陳亦為塞責皆非御史之職也毛公好言事所上疏多除奸指佞關係人才邪正國事是非可謂不媿厥職者矣視世之喜循默惡鯁直者可同日語哉

胡御史傳

附魏呈潤等疏

公名良機號念菴南昌人中萬曆丙辰進士授知臨
 淄縣事調益都壬戌考選為御史嘗疏奏魏忠賢略
 謂在忠賢自為計憑城依社以身為膏火之前非智
 引罪推權退居私第終將暮之天年享已極之富貴
 為智在皇上為忠賢計多藏厚亡以忠賢為瑾保之
 續非恩解權撤柄安置閑地曲示帷蓋之德稍酬奔
 走之勞為恩在諸臣為皇上計依違唯諾休于權勢
 外託調停之名實貽肘腋之患非忠深謀遠慮斬釘

截鐵掃君側之危。致行慶之安。爲忠卽皇上自爲社稷計。重內輕外。摧直鋤良。以小不忍之心。受亂大謀之實。非福防微。杜漸戒冰。履霜去一二人之否。成千萬人之泰。爲福孰利。孰害事理甚明。伏祈留意。尋按湖廣。有理輪破柱。丰采以忤璫。削職歸。崇禎戊辰。起補原官。再按宣大。公念主恩。起身廢籍。披心瀝膽。矢媚一人。又與監視太監王坤不睦。坤以冊籍委頓。劾公下部革職。後王坤再疏。申言前奏偶誤。不允。居久之。補光祿典簿。歷南京吏部。驗封文選司主事。己卯。

李公累歲衝邊。不獨緩民飭吏。兼之詰戎禦侮。又日置身于艱危險阻中。殆聖世勞臣也。給事中魏呈潤疏爲公訟不平。呈潤號倩石龍溪人。崇禎戊辰進士。疏言代巡之事。簿書刑名。碎如蟻聚。使良機果有混珠。或出于註誤。則回道考核。應以直枉俟之。聖鑒今王坤在鎮。良機亦在鎮。而隨以究明。奏奪一付中貴之手。良機倘堅如矢之概乎。知其不以危改節。惟內臣所榮辱。萬一百鍊剛腸。化爲繞指。與竈窟宅轉爲徑竇。不亦羞朝廷壞士節。令後來啣憲以往者靡所。

展其丰猷乎。今九邊事勢破壞。士卒窮愁。不獨宣鎮
爲然。失在于十年九牧。一瓢百輿。既有將帥。又有監
司。有督撫。有巡方。又有監視。每一官至。則增一官之
費。一事出。則益一事之累。輿隸廝役。皆軍士膏血焉。
况中貴之命。方新赫奕。又復十倍。人見紀綱之司。諮
訪之使。一旦獲戾。中貴而莫能自必其命。半銅分符。
誰復敢以國事爭抗者。異日皇上欲聞九邊之動定。
覈監視之善惡。奚從知之。夫權之所在。卽威之所集。
也。祖訓內侍不許干預政事。政事莫大于兵刑。今總

埋提督監視分鎮。侵尋乎職。兵若彈劾磨勘。一任其
握。則又侵尋乎職。刑履霜堅冰。已有其漸。伏願皇上
漸次撤還。并召良機。回京。寧使聽彈駁。于部院之手。
不使仰鼻息于中貴之門。所以養士行培廉恥也。而
實所以尊天憲也。疏入。降三級調用。時先後以叅內
得罪者。除已故。有傅別見外。又有曹文衡。趙東曦。李
右讜。孫肇興。熊開元。李模。杜麟徵。李曰輔等。文衡號
徽垣。唐縣人。萬曆丙辰進士。歷官至薊遼總督。會監
視太監鄧希韶。嗔其執法不郊迎。不會飲。捏款訐奏。

被譴歸里東曦號餘不上海人萬曆己未進士官給事中
以宣鎮撫賞事疏叅監視太監王坤抗旨辱國
右說號匡山豐城人天啟乙丑進士官御史巡按淮
揚疏叅塩漕太監楊顯名貪污各款肇興字振生華
縣人天啟壬戌進士爲給事中疏叅總理太監張彝
憲抗旨不發庫銀坐悞軍需俱降謫有差開元號魚
山嘉魚人天啟乙丑進士令吳江廉聲最著爲給事
中疏止監視太監王應期出關言司馬法軍容不入
國國容不入軍非徒以昭其別也聞以外邊臣任之
聞以內廷臣任之庭除左右服勤惟謹則內臣任之
亦猶男耕於野女蠶於室各服其勞應執其咎以故
責無他諉而事日有功今陛下突遣內臣內臣此行
奉聖主之淵謀戴九天之赫濯當必戰無不勝勝則
將弁邊臣而賞之乎抑存而不論乎不論則內臣蒙
賚邊臣亦不任罪弁賞之則自后受封疆之寄者皆
將泄泄瞻望僥幸內臣一出因人成事而內臣退處
庭除亦必以爲天下事非吾儕不可擇于一二者之間
陛下究將孰賴焉尋降補行人司司副後以劾周延

儒專權悞國上震怒革職下獄廷杖八十遣戍遐方
國變後棄家爲僧矢志焚修精進不輟今在靈巖模
號灌谿吳縣人天啟乙丑進士爲御史巡按真保有
廉能聲疏忝分守太監陳鎮彝欺慢貪暴諸款灑灑
萬言謂皇上不得已而用內臣將以媿激外臣第外
臣有賢不肖內臣得而指之內臣亦有賢不肖外臣
不得而問之然使坐視豺狼當路濁亂重地而緘口
取容不忠莫大用是昧死略陳仰祈乾斷斥逐疏入
降補國子監典籍南京立中外爭言擁戴功封賞賢

濫模又疏言今日諸臣能刻刻自認先帝之罪臣
方能紀常勒卣蔚爲皇上之功臣夫擁立之事皇上
不以得位爲利諸臣何敢以定策爲名而甚至輕加
鎮將於義未安夫鎮將事先帝未嘗效桑榆之收
事陛下未聞著汗馬之績按其罪亦在戴罪之科倘
謂勸進有章足當夾輔抑以勗勉敵愾無嫌溢稱然
而名實之辨何容假焉願陛下勅諭諸大臣立志以
倡率中外力圖贖罪勿但炫功必大慰先帝殉國
之靈庶堪膺陛下延世之賞一概動爵俱應辭免以

明臣誼至絲綸有體勿因大僚而過繁拜下宜嚴勿
因泰交而稍越繁纓可惜勿因近侍而稍寬疏出人
是其言乙酉後削髮為僧麟徵字素浣華亭人崇禎
辛未進士為刑部主事上疏請罷內遣略云內臣之
禍前史載詳皇上豈不知之不過使姑試之以媿在
廷諸臣之不敬其乃職者云耳然輾轉思之各邊瘡
痍轉輸不給一旦內臣嚙命而出奔走供億保無重
費與大小羣臣皆為皇上股肱手足內臣出而與之
絜權比位退遜則失正名之誼抗爭則失和衷之雅

體統之間保無水火歟雖然此猶其小者臣所亟者
祖宗立法之心與皇上法祖之意也高皇帝初正
位即勅內官毋與外事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來往
勒為永制肅皇帝首嚴百官通內侍之禁惟鎮守
一事羣臣屢言未報後盡革之而恐後繇太祖言
之有未然之防繇世祖言之有已然之戒皇上事
事法祖獨無有惕然大慮者乎且國家官制大小相
維內外相察歷代建制推為莫及是以歷聖相承臣
工戮力或有不及之嘆而無莫制之憂今兵食重權

天下所賴○僅此幾事○盡令內臣節制○且但聞爲內臣○
監察之人○而不聞監察內臣之人○即使幸而得當庶○
事畢舉臣之所憂○尤有大者○往時丑寅間之人心○亦○
可概見○設此命一行○而望風趨指○巧者借以迓責○卑○
者乘以徼寵○交結之門開○而忠貞之路塞○尤非皇上○
所以策厲臣下之淵思也○曰輔號○南昌人初仕○
推官○以廉能稱入爲御史○疏請收回內遣言皇上邇○
日一時而遣用內臣者九○非兵機卽要地也○羣臣爭○
之○皇上拒之○羣臣爭而翦諸萌○皇上拒而滋之○蔓於

以假專擅之權○駭中外之望○故水火之隙○開依附之○
門○灰任事之心○藉委卸之口○小臣不敏○罔測聖衷○夫○
以皇上聰明典學○其于今古握兵之宦○豈不稔焉○漢○
之季也○宿衛郎兵宦官掌之○唐之季也○神策禁軍宦○
官主之○勢重不反○以及國祚○是猶前代之覆轍也○其○
在本朝○亦有王振竊弄神器○貪遠功而弛近備○已已○
之變○振之肉其堪食乎○夫猶是祖宗之往事○若逆魏○
之事○又皇上所親擊也○不軌之謀○發在旦夕○匪賴皇○
上神武○安有今日○然且需以時日○布以機權○然後執

元惡而殲之○蓋除克若斯之艱也○耕問奴○織問婢○兵
農邊腹屬在羣工○爲其事責其成○敢有不率如或墮
廢國有常刑○誰敢不共○譬如弋不獲禽○還整其繳○鈞
不獲魚○還理其綸○未聞聾聵修聲○而矇聵司火也○無
益于用○紛擾滋多○今凌城已隳○北騎方張○今日之急
選將爲先○皇上不于此時築黃金之臺○以招頗牧○乃
急急璫臣○使優游而坐○踞關門之席○安所濟於安危
之數哉○皇上幡然盡收此輩○以復掃除之役○明示天
下○於以消其疑○而釋其揣○在事諸臣○忻然知皇上之

不○我○是○棄○也○相○與○展○布○四○體○益○勉○乃○心○誓○不○敢○以○敵
貽○君○父○是○乃○以○微○漸○之○防○收○磨○礪○之○用○也○末○又○切○責
閣○臣○謂○揆○地○一○言○勝○諸○百○喙○臣○猶○願○其○作○桑○榆○之○收
上○以○恣○肆○無○禮○謫○廣○東○布○政○司○照○磨

論○曰○人○主○偏○信○中○官○一○聞○外○廷○諫○劾○不○以○爲○沽○名○卽
以○爲○報○怨○殊○不○知○公○好○公○惡○未○可○泯○也○予○嘗○與○一○先
輩○云○毋○論○曹○節○王○甫○之○室○不○可○呈○身○卽○呂○強○張○承○業
之○門○亦○豈○宜○托○足○先○輩○謬○許○予○言○今○觀○胡○公○前○後○去
國○俱○以○得○罪○中○貴○豈○非○冰○心○霜○骨○有○九○死○靡○悔○者○乎

而一時連章累牘。巽語法言。反覆諷誦。未嘗不幸。憂國有同心也。

孫侍郎傳

公名必顯。字克孝。號意白。潼關人。父振基。爲名給諫。公中萬曆丙辰進士。由戶禮工部主事。擢吏部佐家宰趙忠毅公澄汰仕路。一日而徒諸清郎之淹久者。基置銓司。北則劉廷諫。南則鄒維璉。朝守欵然。改觀而小人多所不便。比奄以逐趙公。未幾公亦除名。及公再起。廉直彊辦。人才物論儲倚於胸中。有萬曆初名選郎風。而長垣爲冢宰。小人倚爲窟穴。以計典中公。又左遷。以太公居潼關。諳識阨塞要害。通知其豪

杰流賊之起也。公以山西按察司經歷量移南祠部。請假里居。建議設重鎮以阨關。秦賊不出。豫賊不入。挈瓶口而塞之。寇可盡也。鄉人恤其私。以勞師動衆。梏之。寇自是渡澗池而西。莫可禁禦。假滿入南途。出柘城歸德。遇寇設守。皆恃以無恐。在歸德賊潰堤而入。數十騎薄城。引弓誦罵。城中洶懼。公曰。此欺我無兵也。令傑從環射之。賊中傷迸散。登陴者始有固志。賊既退。人皆謂公知兵。久之遷南吏部考功司郎中。陞尚寶司丞。轉大理寺丞。戊寅邊警。擢任樞。貳謂彼

懸軍深入。我援兵已十三萬。當扼險邀擊。無藉口老謀特重。以成南下之勢。蚤夜憤呼。莫有應者。盛氣結轡。強陽暴亡。竟用是死。時年四十八。公正直慷慨。爲小人所側目。淹蹇仕宦。實以黨故而居。平孝友忠信。誠心質行。信於士大夫。於孤寡。獨周恤。振救死生。急難。多人所不知。事繼母。撫孤稚。皆非人情所恒有者云。

論曰。公父肖岡先生。爲萬曆時名諫議。危言讜論。不容於時。公少與聞國政。有澄清天下之志。故雖淹蹇

曹郎小人以党魁目之。顧天下需人甚急。無若吏兵二部。公于二者皆有專才。而不得竟其用。此豈非天實爲之。殄瘁乎。可慨也夫。

錢州守傳

錢公諱德。字湛如。嘉善人。幼喪母。繼喪父。在童子輩中。獨負奇氣。能屋牆上行。繼母曹驚呼之。乃下。大父簡齋公。性威重。以公幼孤。故憐愛之。稍長。縱意漁獵。白氏書年二十五。舉于鄉。十上春官。不第。乃教授湖州。先是。菴中茅鹿門先生。負古文重名。奇公文。延至家。率子弟拜焉。若士有文。書者。閱竟。幅無佳句。令取其夙誦習者。悉焚之。而別授左國兩漢諸書。使竟讀。且衣食之。後其人成名。公不通一刺也。已遷遷安令。

清操一如孝廉時尋丁繼母艱歸服闋補南定泰寧
令平賦減刑民以不困尤善課士泰寧二百年來無
科第自公振興文學是歲捷者二人邑至郡皆由山
道父老望公車必持果茗相餉隆冬或獻卮酒其親
愛於民如此泰人爲公建特祀崇禎辛未長公繼登
入閩展拜祠下父老追隨感涕間述公道事泰民有
冀免役者陰置金茗龍中公召謂曰適餽茗以其清
耶吾自更有清于此者命携歸其人愧服有妾爲人
誘去者莫知誰子卽其室山徑陟險間無人踪公窮

治鈞之咸誦神明在泰五年改寧州知州州屬凋
敝公善治焉得課最乃乞休林居十七年敦族贍貧
不辭傾橐而自奉寒儉暑月持一筴破輒補之已而
金者素者相半顧喜談文長公應秋試持牘歸曰是
必雋未幾果捷至公笑曰李將軍雖老數奇不封侯
猶能射中南山石也丙寅秋病劇前數日囑諸子死
後勿文墓石勿祀學宮以成吾志疾革時猶微吟云
日暮蒼山遠天寒白屋貧柴門聞犬吠風雪夜歸人
遂卒時年八十有一後十五年邑人謀祀公于學宮

當事報可。諸子奉公遺命，却之。衆不得已，乃於郊外築祠祀焉。繼登丙辰進士，歷官副使，有惠政。次繼振貢生，次繼章，丙子舉人，皆有品節。以詩古文詞傳世。論曰：甚哉武塘錢氏之多奇也。或以德行著，或以文章政事傳，指殆不勝屈也。而公出爲循吏，處爲醇儒。三者可謂兼之。至易簣時，猶以不文墓石，不入鄉賢。津津垂誠，其子視近世士大夫，終其身爲名所累，生以欺一時，歿以欺萬世，彼此相去奚啻廷楹哉。

